

朝云觅处

楔子

如果说梦境是另一个空间发生的故事，那么处在此方世界的我们便更加渺小——只是大千世界里不值一提的沧海一粟。比起“梦见”，林子安更喜欢用“遇见”来形容梦，是缘分带领我们，遇见另一个自己。

风呼呼地劲吹而来，把树叶摇得沙沙作响，影子稀疏地映在灰暗的墙壁上。几只鸟儿在树影间飞来飞去，有时压低枝头，但并不多做停留。它们灰色的翅膀在夜中发出扑棱扑棱的声响。

月光倾泻下来，在地上细致地描摹着大地。清澈而又细腻的光芒，缓缓绘着夜的模样。夜久无云天练净，月华如水正三更。

“呜呜呜.....”

稚嫩的哭声不知从何时传来，抽抽噎噎，在夜里显得更加凄切。

月光照出哭声的主人，小小的影子也投在墙壁上，比树枝似乎更瘦弱几分。他才不过三四岁的模样，小小的手脚努力地抱住自己的身子，映在墙壁上的影子一抖一抖。

林子安脚步顿了顿，从树影中走出来，他的影子，渐渐和那孩子的影子重合在一起。

林子安脚步停住了，不由自主地微微蹲了下来。

“你为什么哭呢？”

小影子抬起头，稚嫩的脸上挂着清澈的泪痕。他看林子安的眼神有困惑，紧张，陌生，还有一种莫名的信任。

“呜呜呜，我害怕.....”

“不要怕。”林子安低下身子，冲小男孩笑了笑，与月光相合，竟照得黑夜都有了美丽的光明，“有我在。”

小影子疑惑地望着林子安深潭般的眼眸，像在思索他的话不可信。他毕竟不会思考太多，很快便露出一个大大的、灿烂的笑容，站起来试探着拉住了林子安的手。

他的手好冷。这是林子安在回握住他的手的第一感觉。想到这儿，林子安握得更紧了。温度从他身上传递到小男孩的手上，却没什么作用。

他就这样拉着他，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和斑驳的树影，在墙壁上微微摇晃着。

真是奇怪，为什么看到那个男孩时，总感觉自己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见过他了？还是那样的熟悉。

“你还怕吗？”

“不怕了。”

“如果你以后还害怕的话，要记住哦，有我在。”

“有我在。”这句话在这里传出漫漫的回声，似乎是在刻录时光。

树影静止了。

月光不再流泻了。

飞翔的鸟儿，也不动了。

面前的一切，如漩涡一样，都扭曲着。

孩子又哭了，身影不由自主地晃在一片杂乱的色彩中，身体瑟缩着：“我害怕.....”

林子安伸出手，想抓住那孩子，想笑着摸摸他的头，想安慰他说不怕，想告诉他不会有事的，可他的手却像与小男孩隔了万里山海，无论如何也触摸不到眼前的人。

复杂的思虑涨潮般向他涌来，刺得他的大脑如同炸裂。

林子安猛然睁开眼。

凌晨 4:48。

还是一样的结局啊。还是差那毫厘的一点，没能救了他。

如果他没记错，他是第四次遇见这个梦境了。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这一场长梦之后，会是怎样的醒来呢？

第一章 匆匆之章

1.

虽不是初来，但也乍到。一切都像是未曾被人雕琢的璞玉，还有着无限的惊喜与可能。这里也是一样，几年未见，气质未改，细微处也见变化。

清晨的清和中学上空笼着一层淡淡的雾气，恍似人间一小仙境。校内种着许多花草草，郁郁葱葱五彩斑斓，在诗书浸润下像也悟得几句，颇有灵性。眺望远方依稀可见的群山，烟雾笼罩，斑斑点点若一幅水墨画，只欠有人题名。

教学楼都还安静着，时不时有鞋跟踩着地面穿过走廊的声音，是早到的老师在准备一天的课程。教室里的空气都好像是凝固的，未画完的黑板报尚只有雏形；不知是谁的书本没收拾好，躺在课桌上；窗台上的盆栽早早醒来，随着风左右摇晃。只等着有人一来，这里就生动起来，成为普通却又崭新的一天。

在清和中学里闲逛的林子安把这一切都认真地印在心里。清秋时节，微风徐徐，阳光未烈，白衬衫很平整，手表调快了十分钟，显示着是六点五十，正好是一天中朦胧微妙的时候。

说起来情节老套，这是林子安日思夜想的母校，也是他读书时候回忆的集合地。想着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自己还是一个尚显青涩的学生，几年未见的经历把他磨成了一个温润的、青竹一样的人，带着欣喜激动和自信，又回到了这里。

他就这样走在清和中学里，兴致盎然地看着这里的一切。这是他寄托了太多的地方呀。

薄雾渐渐散开了。太阳从雾中透出一半身形，遍落金辉。一点点阳光，有时就足以消除所有的不安与阴霾。

连着这里的所有，都会被镀上金边，镀上梦一样的斑斓。

2.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

未开始的时候总是有着别样的希冀。

林子安站在咨询室的窗边，晨风吹得朦胧，已经有人三三两两地从教学楼里进进出出。林子安想，在他小时候，也是有老师这样看着他的吧？

这个咨询室有个很大众的名字，“心灵港湾”，没什么创意，平平常常。里面的装饰布置也简单，有一张木纹桌子，几把五颜六色的椅子，一个并没放着书的书架。

其实这倒也好。

窗帘直垂在窗台上，落下的地方印着一个小小的、没怎么沾染上灰尘的印记。林子安饶有兴致地走过去看，发现这大概是个小盆栽的花盆被人拿走了，才留下来了这个印子。

窗台显得空空荡荡的。

3.

林子安从家里带来了一盆盆栽，是个软软的、绿色的多肉植物，很是可爱。

林子安端着它在窗台边比划。正当他打算搁置时，响起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这么早，会是谁呢？

林子安自认为应该不会是清和中学的学生。这么早来学校的学生已是极少，纵是来了也是在学校里逛，来不了这个不为人知的咨询室。那是哪个老师吗？清和里自己也没有什么旧日的友人。

会是谁呢？

林子安说了句“请进”，紧接着传来了门推开的声音，然后是衣角擦过门的声响。

“老师好。”是个女生的声音。

林子安抬眼去看，面前的女生一身清和中学的蓝色校服，黑发扎成一束，眉眼温顺却又自矜，嘴角带笑，手里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盆盆栽。

那盆盆栽竟然也是盆多肉，但比起林子安新带来的，显然少了几分活力，像是好久都没被人打理过了。看到林子安在看多肉，女生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老师，我是来还它的……”

林子安示意女生进来，女生这才走到离林子安不远不近的地方，歉意道：“老师，我之前因为学校有布置的活动，按老师所说借了这里的多肉，也一直忘了还……很抱歉。”

“这样啊……没事的。诶对了，是哪天借的？”林子安随口道。

女生作思索状：“当时是同学来借的，应该是三天前。没想到我们没照顾好它，成了这副模样……”一句“对不起”欲脱口而出。

“三天也不能让它到这种程度，想来很久以前就没人照顾它了吧……”林子安止住她的话，接过盆栽，“以后它就在这里好好的。”

“那就太好啦。”女生点点头，眼中闪烁出惊喜的星光，从容了些，略略看了看周围，“这是……心理咨询室？从前从没来过。”

“欢迎常来。”林子安说。

“好的。”女生下意识地回道，顿了顿又说，“老师，我叫夕环。”

读起来很像“喜欢”。

4.

夕环第二天没有来。

林子安把这里好好收拾了一遍。书架下、桌子边都有不少灰尘。

据说不久后会来人打扫这里。不过等到那人来，还是要忍受几天灰尘满天飞的日子。倒不如先自己把这里好好扫扫。

说干就干。

当他拿着笤帚簸箕终于完成时，已经是满手的灰了。清洗了一下双手，又整理了一下清扫工具，这个“心灵港湾”已是焕然一新。

林子安拿着水壶给两盆多肉浇了浇水。它们俩并肩坐在窗台上望着远处的群山，倒是惬意。

忘记了是从哪里看到，说是人哪怕是有半天清闲日子过便是难得。想来也对。被拖累的时候实在太多，或许一辈子都要戴着枷锁。这会是多么悲哀的事情——觉得可以灿烂一生的少年们终要对生活低头，终要变成不喜欢的样子。可我们甚至没有能力挣脱。

林子安不由得笑了笑。什么时候也能像它们一样，悠闲自在，对叶煮茶，听风弹琴，像是古代的隐士。

5.

第二天夕环来了。在放学后。

“咦？这里打扫过了？”夕环环顾四周，有些讶异，“难道是……林老师一个人打扫的？”

她知道自己的姓了。看来是了解过了自己的情况。

“是啊。”

“老师很厉害。”夕环毫不掩饰地赞叹，“又来打扰了。老师要是下次再有什么事，也可

以叫上我.....”

听着像是随口一说的客套话，可夕环的眼神分外真诚，林子安竟也不好推辞。

“好。下次一定叫你。只是我这里还这么乱七八糟的。”林子安想着，或许等这里完全收拾好了再让人来比较好？

“我.....”夕环想了一下，“这里.....很好。”

6.

之后的几天依然无甚别事。林子安悠哉地在清和中学找着当年的感觉，应付应付别人的好奇心，竟有一种充实的感觉。这里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地方，所以是怎样也不会腻的。

这几天里，他也知道了一些关于夕环——那个很乖的、认真穿着一身校服的女生的情况。和他所料不差多少。

她是个很优秀的女生。优秀到什么程度——其实也和普遍的“好学生”定义差不多。学习成绩优异，活泼开朗，有些特长，爱好广泛，有组织能力.....是一切无甚特别的褒义词。

她是初二 A2 班的学生，也是墨痕文学社的社长。虽说是社长，但她似乎并不怎么热心去参加活动，每次重大活动都出席，却都不是光芒万丈的耀眼形象，不认识的人都不会注意到她。有人说，这和她的性格不符，她可能是不太喜欢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性格？什么性格？

那人的面目让林子安想到了在树荫下扇着扇子说话的大妈们。名义上是闲话家常，扯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其实不过是议论议论别人再说说自己，好像生怕自己落下。内容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多是毫无意义的一面之词，认为自己的所见就是事物的本质，倚老卖老，甚至颇为自得。

那人故作神秘地举了几个例子，所说的中心其实用一个词就能概括：要强。见林子安表情没什么变化，他又道：“就说现在的好学生，哪个不要强，哪个不得拼了命地往上赶？哪个敢放松一会儿？就不说他们，那些垫底的，谁不想争上去？只是没那个本事罢了。”

接着，那人又说，当时墨痕文学社的想法是给文学社起名为“墨酝”，是青春之墨厚积薄发的意思。文学社的成员们对它全票通过。

但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文学社的名字成了“墨痕”，用大红大紫做了牌子放在活动室门口。其实这个名字并不多差，只是有点烂大街的感觉——墨痕，未免普通了点。而那个牌子，更是一点意境也无。

夕环虽然没说什么，但明显有些不快。文学社嘛，毕竟是“书生气”。

夕环还是尽职尽责地管理着墨痕文学社，但也只是职责之内。超出职责之外，她也懒得像初一时为之奔波费力，干脆做了甩手掌柜，一概交给了副社长一众。

副社长等人喜滋滋地得到了练手的机会，也有几分“独揽大权”的滋味。

也就这样吧。那人说。夕环到底也只是个学生。

也是。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身上有一个标签，就能找到能压制他的方法。夕环也不会例外。

7.

据说，了解了一个人的一部分信息后，再看那人时，总会被这些信息所添上或者减少一些东西。不由自主的美化或者丑化，有可能就来源于“传言”。

人言可畏。

即便是本来并非如此，在“传言”面前，极少有人能不低头。当自己去看夕环时，会不会也被这种虚虚实实的东西模糊视线？

夕环对于林子安的眼神聚焦有些不解，跟着他的目光看向视线所到，那里不过是放着两个花盆。夕环略显尴尬，脚尖试探地向前走了一小步，像是要走到窗台边，复又回来了。

“啊，你来了。”林子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嗯。”夕环点点头，笑道。

林子安觉得自己应该找出个话题来。夕环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因为好奇吗——可按照“传言”说，她不应该是回家做题？或者说她觉得自己需要进行一段心理咨询，便看着那块花花绿绿的牌子进来了。

“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吗？”

夕环点点头，又摇摇头，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既然你想在这里坐会儿，那就.....讲讲文学社里的事情好吗？”林子安见夕环半晌无话，只能自己没话找话，尽量让自己显得亲切。

“文学社？老师是说墨痕文学社吗.....”夕环下意识地回答，“倒也没什么事情，就是组织一下活动，完成布置的任务之类的。”

“不过，”夕环脸上扬起笑容，“副社长他们倒是把墨痕文学社管理得很好，起码比我好多了。”

“副社长？他们是谁呢？”林子安模仿着老师和学生闲聊时的样子。尽管说是轻松的，保密的，但学生还是会照旧的紧张，不少谈话内容也会以假名公开。

“他们.....”夕环想了想，“是两个初二的同学。”夕环报出两个名字，无一例外，林子安全都没听过。

又是一阵沉默。虽然不知道夕环来这里是在做什么，可就这样.....

“诶，时间不早了，老师我先.....”夕环看了一眼表，探寻意见般地看向林子安。

“好，你先走吧。路上注意安全。”林子安道。

什么都不说地来，什么都不说地走，当真奇怪。林子安这样想着，不自觉地扬了扬嘴角。

8.

林子安给两盆多肉取了两个名字。都是再普通不过的。

这里原本的那盆叫做“小七”，带来的叫做“小八”，也没什么寓意，就是从脑海中信手抓取的两个。

小八的身体一直不错，趁着人不注意，又偷偷冒出了几小片，软软的绿色煞是可爱。相比之下，小七的身子骨就弱了一些，需要林子安时刻注意着。

像是照顾孩子。

刚看见小七时，林子安还觉得只要自己好好养着，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是不行了。看着它整天不像小八一样精神焕发，两盆放在一起，一个精神抖擞一个萎靡不振。

难道植物也有先天基因？再加上之前放在这里无人照管，想必后天也不是多好。

要是植物能像人一样无障碍地相互感染就好了。

人虽然是能的，但感染未必能起效。一个人费心去帮助别人，但另外一个人未必领情，这样的努力也只是徒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关键之处还是取决于自身是否愿意被感染吧？

如果不愿意，倒不如不做。

夕环好像格外喜欢小七。她说小七虽然现在不怎么茂盛，但实在让人怜爱，像是林妹妹。她说的时候，用手轻轻摸了摸小七，轻轻柔柔、小心翼翼，唯恐弄坏了。

“如果你喜欢，就放在班里也可以。”林子安说。

“还是.....不了，”夕环犹豫了一下，摇摇头，“这本来就是心灵港湾的东西，我还是不要拿了。再说，小七小八本来就是挨在一起的。”

这倒是个可爱的反驳。

9.

心灵港湾陆陆续续又来了些人。

大部分是听说了这么个地方的学生。有些是来拿着纸笔，一本正经地采访没意义的话题；

也有的是来发泄怨气，又装出忧愁的样子怕林子安告诉别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实在不怎么样。

这世上有太多可悲的人，尚且在为可怜的人生拼了命地打拼。相比来说，他们有什么资格呢？没有任何理由，心理没有任何问题，却说着“老师，我的心理问题您了解了吧……不要告诉我的家人朋友，我怕他们担心……”

林子安当然不会告诉他们。毫无意义为什么要说呢？出了“心灵港湾”，他们还是带着装出来的负面情绪玩闹。

或许他们觉得，心理疾病……很酷？

你看，大家都是平凡的普通的浑浑噩噩庸碌度日的，根本不知道“愁”是什么滋味，不知道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它还有肮脏的一面——刚好，我可以去扮演那个发现了一切的神。我可以故作忧郁，我可以成为众人的焦点。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一边丧一边坚强。

其实……也可以理解。

熬夜、失眠、厌学、想结束就是心理有病吗？

可能……这正是他们的想法。希望这能和短暂的青春一起消逝。

10.

林子安问夕环对那些人的看法。夕环迟疑了一下，皱了皱眉头。

“你要是不想说也没事。”

“有个词叫无病呻吟。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情绪，总觉得自己是众人不理解的。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个世界不好，我不想让自己再存在于这里。

“或许消失更好。我能为了谁活着呢，为了父母朋友亲人或者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这种话似乎在网上一很流行。林老师，我不是有那种想法，就是当时有些迷茫，也可能是一个时期的通病。

“我觉得自己像是圣洁的花儿跌入尘埃。如此污秽的地方，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快乐了十几年？当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被迷雾遮盖了这么多年，终于被放了出来。

“接着是一些窃喜、负罪感。自己必须站到人们的对立面，必须对家长、对朋友、对老师反抗。如果说自己是囚犯，他们便是加害者。他们把锁链绑在我身上，让我在牢笼里挣扎，不给我活路。”

听到这里，林子安不由得有些感慨。原来在他们心中，所谓的关爱是这个样子的。那所谓的教育也只是适得其反了。

难以捉摸吗？也未必。

互相无法理解，大概就会造成这种局面。

“我要反抗。像起义军。势单力薄也无所畏惧。这倒不是我说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话。我比较胆小，想到一定程度就停止了不切实际的想法。

“这个朋友似乎比我大胆一些。她的眼中甚至出现了恨意，给我历历数着众人给她的伤痕。我安慰她说，这都会过去的，都没事的。她冷冷地笑着，说‘大不了死一下，这种日子我活够了’。

“我有点想笑。她至少该有人可以倾诉。这样是不是不对？为什么要死呢？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大家的确要为了这些结束，我……或许无法理解。”

夕环的眼睛里明明白白地出现困惑：“他们喜欢的是这种感觉吗？被大家注视的感觉？”

“所以说就是他们在哗众取宠？”夕环偏偏头，“这就是叛逆吗？”

11.

“你现在还有这种感受吗？”林子安问。

夕环长吸一口气：“偶尔，很偶尔会有一点。但是可以想办法克服。可能我就是那种自己挺过来的吧。”

“你很厉害。”

“我能走过来，其实也有一个契机。记得有一天晚上雨下的很大，我骑着车，没有防护地冲进了雨中。雨特别凉，一瞬间我就如坠冰窟。我不停地骑，最后腿也麻木了，险些摔在地上。这场雨没把我浇感冒，倒是把我浇得很是清醒。从那以后我就保持着一颗希望心。我喜欢纯净清澈的事物，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夕环眨了眨眼，“但是林老师可别问我为什么出去淋雨哦。”

林子安却是很郑重：“你不愿说我绝不强求。”

“所以如果以后再遇到那种很沮丧很失落的同学，我也不会全盘否定。虽然有些是强装，但这个时候，我们太容易被哀愁侵袭了。”夕环望向林子安。

林子安笑着说了声“好”，明白她是以此喻自己的有失偏颇，倒有些佩服她的这份心思。

夕环走后，林子安忽然想起，就在她第一次来“心灵港湾”的前后，楮城下了好大的一场雨，家家关门闭户不敢轻易出去。夕环当时会不会是在以此求助？

林子安想起夕环清澈的眼眸，选择相信夕环已经挺过那个时期。

况清和的日子还长，他可以慢慢地了解与引导。

11.

林子安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和夕环聊的来。

是因为她是好学生，吸引人？还是所谓的缘分？或是慢慢了解，一拍即合？

“巧了。”夕环这样说，“无巧不成书。太多事都是巧了。”

珍惜每一份“巧了”——林子安在心里说。上天很忙，能抽出时间给你安排一个巧合，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夕环越来越忙了。她更多次地去墨痕文学社，忙里忙外满头大汗。林子安也要去各个班上上课，见到了更多可爱的学生，在他心里，就像小七小八，小小的，还有无限的可能。

如果可以，请保佑他们一生无灾无祸，一生幸运，一生快乐。有所爱，有所思，有所惜。

也保佑他们能安稳度日。不见得多伟大，不见得有多大的建树。但要善良，务必善良。

也有的时候，他只是走在清和中学里，听到一句随口的“老师好”，思绪就牵扯到了做学生时的点点滴滴，被尘封着的故事被风吹走了灰尘，翻动着书页，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也会热泪盈眶，也会突然哭出来。也要把眼泪憋回去，坚强地仰着头。

12.

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看着他们在一天天长大了。

林子安专门用了一个本子，只记下每一天关于清和的点点滴滴。之前的回忆——记不太清的，他也就寥寥写几句，一步一个脚印过来，也是个厚厚的本子了。

至于夕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林子安没问，自然也没记。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呢，难道想得到一个结果？只要现在是好的，为什么要问原因呢？

那便不问了。

青春本就匆匆，看着他们都好好的，心照不宣。

就是最好的故事了。

13.

林子安小心地取下那块花哨的“心灵港湾”，递给夕环，接过她手中新的标牌。

是夕环想的名字。就叫“子安”。

“不只是林老师的名字啦。子安，不就是对方的平安喜乐吗？”夕环略有些自得。

林子安用胶粘了好几层，又用手压了压。淡蓝色的背景与白墙相应，字体规整中稍带飞扬。

夕环轻快地笑道：“往后都是新日子啦。”

她见没有回应，便向左偏了偏头，看见林子安正望着标牌，兀自出神，眸光飘向过往，也飘向未来。

第二章 困惑之章

天平山上白云泉，
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
更添波浪向人间。
——《白云泉》

1.

林子安翻开那本一直珍藏的日记本。岁月的流逝没有给它染上尘埃，因为它被主人小心翼翼地珍藏着——无论是哪一个。

赫卡忒的封面，还记录着主人内心微妙的彷徨和无措。

每次林子安翻开它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同时伴随着小小的窃喜、激动。

日记本，毕竟是人家私密的東西。想当初自己的日记本被别人抢走翻看的时候，虽然里面记得都是自己的一些矫情的、无伤大雅的诗歌，但还是生气了好一阵儿。

更何况，这本日记本记得是一个暗潮汹涌的时间段。若是主人知道了自己的私密物件被人偷偷拿去，一定会暴跳如雷，大发雷霆吧。

可林子安知道，它的主人没有生气，没有暴怒，只是感到很可惜：“真可惜，见证我走过那个时期的唯一证据也在他人处保管了。”

它的主人的声音里竟然还有些感谢的、无所谓语气。好像这不是什么私密的東西，而是委托他帮忙保护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件。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林子安的心里当然也有些失落。他整理好心情，调整好情绪，用最恰当的语气，在最合适的时间，绅士又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可换来的，是对方对他不置可否的回应。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大概说的就是这种事情。

视线聚焦在赫卡忒手上的火炬，烈焰高低起伏，映出惊险的岔路。

不知道那人是怎样说服自己使用这样一个本子的。大概当一个人走到绝境的时候，任何恐怖都再激不起波澜了。

林子安自嘲地笑笑，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崭新的本子。淡蓝色的色调，一直穿插着他的生活。

取出一支笔，想写些什么。

“近期工作安排：

……”

不，不行。这么漂亮的本子，怎么可以记这些乏味的工作日志。那可不就是违背了“物尽其用”这个词。

“来访者汇总整理：

本周共有三位来访者。

……”

不，不行。夕环那边已经做了更详尽、完善的整理，即使把自己的加上，也是狗尾续貂。写什么呢？暴涨的思绪再一次冲击他的思想，让他分外不适。

林子安望着窗外的天空，发起了呆。

2.

在这所学校里，总是涌动着不绝的欢声笑语。如果“快乐”这种情绪可以来衡量的话，它一定会溢出盛它的容器。

即使偶尔有悲伤路过，也只是短暂的停留——欢乐会迅速将它盖过。

但是，当悲伤来临时，是惹人注目的、无法回避的。

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悲伤的气氛便压抑了整个班级。

班里人缘极好的一个男生——姑且称他为青争，因为青春努力奋发正是他的写照。他一连好几天没来上学。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按捺不住好奇心，就一起去问了班主任老师。

这个班年轻的女班主任显然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事情，被这些挤满办公室的孩子们吓了一跳，不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棘手的情况，含糊其辞，却让同学们更加怀疑。

同学们议论纷纷，私下里通过各种渠道去问。可是，没有任何结果。人们好像是故意瞒着他们。

青争会不会出什么事了？生病？搬家？还是……这个想法最先在一个男生的脑海中出现，他赶紧挥开它，努力让自己觉得青争一定没事，一定没事。

可越是回避，这种念头就越强烈。终于有一次，这个男孩忍不住了，悄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个要好的同学。尽管，这个男孩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不要告诉其他人，可是，很快，它传遍了整个班。

男孩不仅没有责怪那个同学，反倒有些释然。是啊，这不就是自己想表达的吗？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说了出来。

昔日气氛活跃的班级如今死一般的沉寂。

虽然，这个坏消息在第二天就被女老师抑制了，她严厉地批评了几个同学。可是，她严肃的语气没能掩盖住她眼边日益加深的黑眼圈和越来越疲惫的神情。

当班里的气氛第二次沉寂下来时，悲伤彻底占领了这个活泼的班级，走向了那一群本该奔跑在阳光下的少年。

他们渴望爱，自由，友情。此时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

他们消沉在这种颓废里，不光是对青争的思念，还有任何小小的不值一提的事情，在这片黑暗里被无限放大。

还好，青争还是回来了。时隔多日，他又背上了他藏蓝色的书包，走入了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啊，还是花红柳绿，充满欢声笑语和青春特有的活力。

同学们看到他回来，当然欢欣鼓舞。昔日可怕的种种猜想，在这一瞬间破灭。那个男孩庆幸地抚抚胸口，在心里埋怨自己错误的猜想。真是，自己是怎么了，瞎想什么？

我们终于团聚了，还是那个团结友爱的班集体。不少人这样想。连他们的女老师，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看到青争第二眼的时候，同学们又惊呆了。

眼前的人形容称得上是憔悴，瘦了一大圈，眼眶微微泛红，只有他的五官和嘴角扯起的一抹疲惫的笑容，让人勉强辨认出这是青争。

不，这哪里是青争！这哪里是光彩夺目、散发着阳光气息的青争！

青争苦笑一声，似乎对这种情形早有预料，自顾自进到了班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周围人才如梦初醒，呼啦啦在他身边围了一圈，问长问短。

对于人们叽叽喳喳的提问，青争尽量地回答着，只是没有解释那段时间自己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同学们气恼地看着青争。

“青争他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再来吧。”一个微弱却很有说服力的女声传来，人们望过去，原来是班里没什么存在感的儒言。

哦哦，对对对。人们忽视了这个说话的人和他们刚才的叽叽喳喳，附和着，嘱咐青争好好休息，然后一起散去。

如同潮起潮落。

青争感激地看向儒言，无声地说了句谢谢。

儒言收到这束真诚的目光，低头笑了笑，没说什么。

后来，青争隔三差五才来一次学校。人们追问他的去向，他总是说“一切都过去了”。后来，他干脆有些粗鲁地抛下一句“你们去想象吧”，戳破了他们在心里的种种猜测。

同学们对青争颇有微词，毕竟他们是要强的年纪。只有儒言，总是无声地给他送去一句鼓励。

青争大概是感谢她的——那个笑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可他实在是太累了，连说一句“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仅有的一点点时间里，可能并不会放进一个“儒言”。

可不妨碍儒言把青争好好地搁在心里。

再后来，他来学校的间隔越来越长。直到有一天，他真的不来了，也没了再来的可能性。女老师说这件事时，只用一句“转学了”搪塞，至于学校在哪里，离本市远不远，转学的原因，女老师只说“一概不知”。

肯定不是“一概不知”。她一定是在掩盖，也或许是她自己都不想认同。

同学们私底下猜测，他转学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搬家？得病了？猜来猜去，也没有个正确答案。因为事情的主人公，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或许，在多少年后他们重聚时，会想起这个阳光的男孩子，会回忆和他的往事；或是幸运地找到了他，苦苦追问当年的真相，当然，到那时，这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在现在，占据的地方是如此之大。

青争很干脆地退出了自己所在的、和这个班级有关的所有圈子。好像，从来没有一个青争出现过。

同学们又怀念起青争了。怀念他总是带笑的模样，怀念他总是在你无助的时候尽己所能地帮助，怀念当拿他的名字开玩笑的时候他大度的笑容。他们心想，青争真好，真是完美的人。

可是，这个完美的人，一句话不说，离开了他们。也许就是这样，当他退出你的生命中时，才醒过来，然后忘掉他曾经带给你的所有不开心，进行无济于事的惋惜。

那样的青争会是完美的青争，也是回不来的青争。

慢慢地，青争这个名字在学校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但是，总有一些人还在悄悄怀念着：比如，青争画的黑板报一直以各种理由没有被擦掉；青争的作业本放在窗台上，在那阴暗的角落里，竟然没有落上一粒尘埃。

暑气席卷而来。热浪炙烤着这座小小的城市，人们这才发现，夏天，已经来了。

3.

已经是放学的时间了。儒言从教学楼里下来，思绪和目光，不知道哪个飘得更远。

不知道为什么，她走进了这个学校不大的花园——问芷园，大概是因为这几天放学后，她一直在这里徘徊。

抚摸着被太阳烤得滚烫的石桌，儒言手底的热气意迅速传入了她的身体。她微微颤了颤，赶紧缩回了手。

可是，她记得，青争最后一次走过这里时，这里还是清凉的春日，还有温和的风，还有悄然生长的花草。一切，都还有无限的可能。

想想自己，当时真是害羞腼腆，都没来得及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班集体。